

文艺聊斋

## 新年新人新境

吴铁伟

慈溪的水彩画展，往往称作“迎新展”。开展在岁末，春节开放。是油画人给市民的“彩礼”，给画友的“年货”。这是好些年的传统了。

去年的《新境》，在小年开展。上午进行了简单的开幕式，慈溪文艺公众号发了展讯。手机上看了一些作品，我挑了新人新作九幅发朋友圈——“代有画人”，点赞不少。确实，慈溪油画代有传人，有年逾八旬的老画家，有艺术高峰期的盛年，也有正在求学的年轻学子。线上看不过瘾，没过几天去艺术馆观赏原作，就像到歌剧院去听新年音乐会一样。

一幅幅作品，一个个熟悉的名字：马开达的《绍兴水巷》，应华明的《黑龙江畔》，罗浹波的《彩排间隙》，潘华立的《上林浅滩》……还有景华锋、温正卫、熊雪青、孙国方、沈迪厅等等。

《中国年幸福年》油画，红袄女孩刚刚从春联摊领了福字，红扑扑的脸，戴着袖套的手。她还是孩子，但已经尝到了苦辛，似有委屈，但坚忍、倔强。她笑了，但能体会其中深刻的表情。我读到了中国传统朴素的美，也看到了中国人勤劳幸福的希望。年年看到王建江老师的新作，折服他写实的功底和悲悯的情怀。

也有不熟悉的，不少新面孔，如李一墨、张欢、陈对、邵于桐……

李一墨的《美的沉

思》，少女侧身座像，在冷色调下人物的冥想片刻，透出优雅……窗前景物，台布上的果盘，那是阳光的、锈迹的苹果红，殷殷透亮，包裹着生命的热情。我喜欢一墨的画，既有传统经典的底子，又传达出现代印象派扑朔迷离的感觉。作者李一墨，湖北美院本科毕业生，在油画家崔小冬旗下进修，是导师的得意弟子。我在“梧桐树”的工作室见过一墨的临摹作品，至今留有印象。有才气的年轻人，又内敛，勤奋。

一个角落，一幅画，看到了熟悉的地方，背景是教堂的塔影，扑面是热烈的黄色碎点，好似迎春花在招展，过了严寒，春天到了！画作《教场山》，平日里我常转悠的地方，如今在艺术馆的画框里。作者屠红森，不认识。从作品看，手法纯熟，但又像是新手。评委们选出屠红森另一幅作品《荷》，两幅作品入展。他们发出了“后生可畏”的惊叹。

油画水彩画是西方的画种，在中国发展百余年来很接地气。慈溪油画展年年有，开在旧历新年的前头。年年有新作，年年有新人。记得两年前，也是油画迎新展。我去看了，很兴奋，也看到了新作，推出了新人。许多老作者把展厅的位置让给了新作者，我为之礼赞，归来写了观画记。没几天湖北疫情告急，闭馆。兜兜转转，两年过去了。

美术馆外渐渐沥沥。新年新展新人新境。外面，连绵的雨一直下，还有雪的消息，似乎也在营造氛围。

乡村记忆

## 老家的菜

冯益锋

快放寒假的时候，父母又打电话来，说是接下去有十几天要连续下雨。他们在田地里摘了一些蔬菜，叫我有空去拿。父母是农民，一年到头都种地，房前屋后自然都种有各种蔬菜。夏天的时候有各种瓜豆，秋天的时候有大白菜、花生、玉米，冬天的时候有芹菜、大豆菜，还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菜。我从小一年四季吃着自家田地里的蔬菜长大，等到工作成家后，我还是喜欢吃老家的菜，于是送菜拿菜自然成了我和父母之间频繁联系的方式。

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父亲仗着体力，还开着电瓶车，为住在隔壁镇的我经常送菜。记得有一次，周六上午八九点钟的样子，我们一家三口正悠闲地吃着早饭，忽然，楼下的门铃响了，我跑下去，只见父亲正从电瓶车上放下一编织袋的豆类和蔬菜。袋子扎得不是很紧，偷偷探出头的菜叶上还带着早晨的露水，青翠欲滴，也许还带有父亲的汗水。袋子外面还沾有泥土，能闻到田野的芬芳。“今天我有空，早上起来就到田地里摘好送来，你们中午可以吃。”看着我惊讶的眼神，父亲满足地笑了，好像重任完成后一脸轻松，还没等我招呼他进屋休息，转头就回去了。中午我把豆煮起来，满屋都是小时候老家的味道。

人到中年，我体悟到了做父母的不易，不再要他们给我送菜了。若父母一有电话，无论多忙，我都会与他们约个时间，然后驱车去拿。有时候，父母觉得去汽油费太贵，我一去，总是给我准备好各种各样的蔬菜。有时候感觉菜少了点，便让我带回一些咸菜，或者是晒好的菜干回家，“这个烧肉好吃！”有时候还专门去菜场买些回来，“你不会挑！”“多买了，我们这儿便宜！”弄得我像个啃老族，感觉一直没长大。

老家门口河埠头旁还有一块巴掌大的空地，两平方米的样子，也被我父母整理出一块小菜地。这小菜地四周长年围种着韭菜、辣椒、大蒜、葱等。中间围起来也种一年四季的时蔬，有土豆、茄子、小白菜等。每次回老家，我就顺手摘一些带回城区。虽然这块小菜地的产量不高，但种出来的菜往往比田地的还要精致。我可以想象，空闲时父母一定在随时伺弄，也随时会望望儿子回来时的方向。

不知从啥时候开始，我们讲起了养生。于是我再三叮嘱父母，自己吃的菜要少用化肥，更要少用农药，“吃到的菜，越来越有小时候的味道了。有时路上堵车，去得晚了，他们就把菜给我择好，去家门口的河埠头洗好（五水共治后，河水已清澈见底了），“你们用自来水不方便！”水灵灵带有泥土气息的菜，似乎还能看到河水的清纯。

希望我一辈子都能吃到老家的菜，让我们都健康到老。

## 告读者

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，建设书香慈溪，凝聚起加快建设共同富裕现代化新慈溪的文化力量，市融媒体中心将在《慈溪日报·溪上周刊》推出“书香慈溪·关注”“书香慈溪·悦读”“书香慈溪·品鉴”“书香慈溪·钩沉”。欢迎广大读者踊跃参与，共同营造爱读书、读好书、善读书的良好氛围。

市融媒体中心报刊编辑部  
2022年3月6日

投稿邮箱:939901613@qq.com 联系电话:58997307

居家过日子，最烦心的，莫过于那些赶不尽杀不绝的老鼠。

奇怪的是，人们即便那么厌恶老鼠，可我们的老祖宗还是把其列在了十二生肖之首。其地位之高、名头之大，简直难以理解和容忍。从小就跟大人提出过疑问，老鼠又小又丑，到底有何能耐坐此首位？但得到的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回答：某日，要进行生肖排位了。如果依个头大小来排位，十二生肖中牛的头最大，应该排首位，可老鼠居然不服，要与牛争高低。比试的方法很奇怪，就是让牛和自己一起到街上走一圈，听街上的人说谁大，那谁就是十二生肖的首席。听了老鼠的建议，牛恨是不屑，欣然应允。结果，牛和老鼠在街上走一圈下来，街人几乎都说这老鼠好大，从未见过。倒是身躯本来就庞大的牛，竟被它们无视了！从大以后，老鼠便由“民意”，坐上了十二生肖的第一把交椅。

十二生肖从此也成了每个人一一对应的属相，终身为伍，无有更改。也难怪，无论我搬多少次家，搬的距离有多远，这小小的老鼠总是堂而皇之如影随形。尽管我属虎，也不论我的家人属什么，老鼠它一点也不顾忌，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，反正它“最大”，统领着紧随其后的十二生肖。

我曾挖空心思地为老鼠做过总结，它们对人类，除了只会偷吃、破坏、烦人和传播疾病外，一无是处。至于别的生肖，都有各自的价值和作用，如牛会耕地，鸡会报晓，狗会看家护院。哪怕它是可怕的蛇与老虎，不光它们视的皮可派用

我家的橱柜，是依墙“L”型布局的，柜身同地面与墙体的接合部几乎没什么空隙，只是在靠近后门的那端，由于原来的墙面不平整，导致了一条较大的缝隙，这样的缝隙足够一只成年老鼠通行。我还进一步发现，这条缝隙下窄

芸窗札记

记得早年我还住在某小区的时候，有一天朋友送我一大大袋宋家糟香干，这是慈溪老字号优特产品，是上好的下酒菜

……如此野蛮狰狞，只有老鼠才会这样肆意妄为，它根本不顾主人的感受，只要它喜爱，只要你们人不在，它就下手，就要尝那第一口。

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，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开始对老鼠进行全面反击与清剿。先是用杀虫的、气味刺鼻的“必扑”，我往橱柜的缝隙里疯狂喷洒，想

让老鼠在里面难受乃至窒息，不再落脚。喷后，我静静地听了一番，竟然听到半点动静。难道此刻老鼠没在柜底？还是在外游荡或另有住所？又或许它有抗“必扑”的神道？这招既然不灵，那就用别的招术。

上餐时，解饥、解渴、面食，还解决了人生道路上的不少实际问题。

社会前进了，国家政策开放了，人们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变。深圳占开放之先，在没有接受社会新思潮之前，最先听到了深圳的面条要五元钱一碗。吃惯了九分钱的阳春面，偶一听说，如天方夜谭。随着时代的前进，全社会经济的发展，五元钱的面食已成普通之餐，已不是新奇而昂贵的价格了。

社会发展了，时代前进了，人们的出行从步行、木帆船、轮船、豪华邮轮、汽车、火车、飞机到高铁。生活中的一日三餐，从几毛钱一顿饭，到几千、几万，甚至十好几万，已不是新鲜事了。今天从杭州高铁站赶往家中，图方便，站内就晚餐，面条四十二元一碗，也是必然之餐，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。你说贵吗？大家消费得起；不贵吗？没人说不贵。社会经济的发展伴随着物价的上涨，无可厚非，这是经济哲学的规律，然而而这两者的比例，则是经济学家需要研究与解剖的永恒的科学命题。

开放的那些花在树上散发着迷人的光辉，风一吹，幽香荡漾。外婆在阳光下为我晒金银花干，用心地挑出那些不小心摘下来的叶子与花柄，再小心翻晒。晒干了的金银花有着一种独特的淡雅的香气，这些金银花里饱含着外婆对我这个小孙子深沉的爱啊！每当我上火了，外婆就会为我抓上一小把金银花，给我泡水喝。这不正像外婆对我的关怀吗？

如今，外婆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她栽种的金银花依旧年年开放，但我却再也没感受到小时候树下的那一份惬意了。我开始渴望那些失去的东西，可是我再也没找不回了……

在令人惆怅的黄昏，金银花仍然绽放，在夕阳下散发着金色的光辉。

## 与鼠斗

金坤发

上宽，在踢脚线的部位还是较为严密，老鼠是无法钻过的；而踢脚线以上那面雪白的墙上，则有一处颜色已成了灰黑色。显然，这是被老鼠肮脏的身体蹭出来的，而且出入较为频繁，毕竟它要到外面喝水、拉屎、拍拖什么的。从现代建筑结构上来讲，老鼠不可能在地面与墙体上打洞。由此我断定，这条宽缝应该是老鼠出入柜底的唯一通道。

在厨房，就算我们小心翼翼，老鼠总会有办法偷吃到它想吃的东西，否则也不会刻意在柜底下来做窝。这里既是我们的餐厅，也成了老鼠们的天堂。因此，如果我用鼠笼里的饵料来诱捕，谁知道它的粮仓里储存有多少食物？假如食物够多，饵料就不会有诱惑，用鼠笼捕获它的可能性显然不大。最后，我想还是用鼠夹为好（当时市面上还没有粘鼠板之类的产品）。至于在鼠夹上是否安放饵料，我觉得多此一举。因为柜底里的老鼠只有一条通道，而且这条通道是在踢脚线之上，离地面将近二十厘米，造成老鼠不能一次性顺利通过。要想通过，它必须要多一个动作，要么跳跃，要么踮起后脚立起身体钻进或钻出。所以，我只要将夹鼠板上的踏板（饵料夹）对准它落地的大概位置就行，跟森林里猎户给野兽下套类似。我要突破常规，尝试着不用饵料来捕杀老鼠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起床洗漱完，下楼直奔厨房，查看如此捕鼠的成效。在厨房入口处，老鼠就看见有双鼓突突的小眼睛正从夹鼠板上斜瞪着我，它的后腿则在拼命地乱蹬乱撞，试图挣脱逃跑。我走近细看，这只老鼠也够肥硕，几乎与夹鼠板一般大小，怪不得它虽鲜血淋漓但还能支撑到天亮。我一阵惊喜，居然空手套到白狼。怕它挣脱，我迅速找来火钳，将它和夹子一并扔进垃圾桶内，并注满水，送肥鼠最后一程。

后来我搬了家，搬到了农村里的一幢小院。新的居所可能是环境不错，我竟有幸看到黄鼠狼在院子里穿过，真是稀奇。

住了没多久，鼠患又开始了。我告诚家人，不要大声谈论下一步该如何灭鼠，否则，任何灭鼠的举措都会失效。家人们听了一片茫然，难道躲在昏黑里的老鼠在偷听？我能听懂人话？我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，尤其是这些家鼠，非比其他动物，它们的敏感与狡猾程度，不是人类所能想象的。详细的论述我已记不太清，反正灭鼠的行动切莫声张。家人们将信将疑，但还是闭了嘴。老鼠具有超强的记忆力和辨别力，对可能带来的危害，它都会避得远远的，绝不冒险。我们常用的老鼠药，不管里面的配方如何诱人，但老鼠都很谨慎，除非饿极了，一般碰都不碰。至于那些鼠笼和鼠夹，如果曾经捕获过老鼠，如果不及时处理继续投入使用，终将形同虚设，再也不会逮到老鼠，因为前鼠被捕时的那种惊恐与死亡气息，会附着好长一段时间。对付老鼠，不管采用哪种手段，都必须悄悄的，出其不意才会奏效。

我曾用鼠笼捕到过无数肆虐居所的大小老鼠。每次看着笼中丑陋而惊恐万分的俘虏，早已唤不起我对它们的丝丝怜悯与同情。我们千万不能小瞧了它们，它们有时比人类还强大，比人类还能繁衍。它们利用娇小灵活的身躯，昼伏夜出，上天入地，不劳而获。尤其到了夜深人静时，它们竟然在我们卧室上的天花板里来回穿梭、追逐嬉闹，严重影响我们的作息与睡眠。所以，只要被我捕获，我绝不会放“虎”归山。在夏天，我会让它们

在灼人的太阳底下暴晒；在冬季，我会在垃圾桶里注入冰水，将笼中的老鼠浸到仅够露出鼻子为止。老鼠只要被活捉，我会切掉其慢慢死亡的不同方式，以解心头之恨。可惜那些藏在洞内或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老鼠们，没法让它们集中起来，叫它们一起观看自己的同类是如何被处死的，起到震慑作用。否则，人类与老鼠，双方或许都会收敛些，双方紧张的关系也能缓和些。

与鼠斗，新的科技也在不断跟上。使用比较简单方便的，是

这几年才流行的一款粘鼠板。使用虽然简便，但也不能不讲章法，随意乱放。放置时必须循着老鼠活动的规律才行，一要依墙根放；二要放在它的必经之路，如鼠洞口、拐弯处；三要配合超声波驱鼠器，放在它们逃窜的方向。运用此法我曾一次粘到过四只老鼠。我将两块粘鼠板巧妙地围在疑似的鼠洞口，不远处则插上一只新购的超声波驱鼠器，二十四小时开机。经过几天几夜的骚扰，这四只一般大小的鼠兄鼠弟，居然双双粘毙在了洞口每边一块的粘鼠板上。从死掉上看，它们似乎也在践行不求同年同月生，只求同日同时死的豪迈誓约。

粘鼠板既然有成效，我便得使用鼠笼与鼠夹。尽管有的粘鼠板在原地一连十多天都未有收获，但这并不意味世界已经太平了。粘鼠板的摆布还要跟钓鱼一样，时间久了也要挪一挪窝。我把其中一块干脆挪到了老鼠的“厕所”门口，因为这个墙角有一小堆鼠屎，这里无疑是老鼠特别的活动区域。没过几天，待我打着手电筒去查看成果时，看到上面有老鼠的轮廓，而被粘的老鼠却不见了。我坚信粘鼠板强大的粘力不可能叫老鼠逃脱，估计是被我新近养的那只小花猫顺嘴吃掉了。我一边琢磨猜想，一边去西阁楼检查。未曾想，检查完才返回来没几步，那块曾粘住过老鼠的粘鼠板，竟然奇迹般地掉到东阁楼的墙角出现在了我的脚边。我倒没特别吃惊，毕竟粘鼠板不会飞也不会走，它肯定是被尾随着我的小花猫叼来的，我只是没察觉它在跟踪而已。让我好奇的是：小花猫怎懂我上阁楼的意图？而且还故意叫这块粘鼠板弄给我看，生怕我没检查到？生怕我搞不明白被粘的老鼠去哪儿了？还是想讨功劳博取我的欢心？这也太聪明了吧！我不禁怀疑起这猫到底是不是猫？如果是猫，它应该算是动物之中的精英、精英，可惜它没被编入十二生肖中。至于为什么，好像也有一则故事，只是时间遥远我已记不太清了，反正蛮遗憾的。看来我没白养它，也没白疼它，它的聪明、它的本领，足以盖过老鼠的狡猾与身手，它不愧是老鼠的天敌。

要得到一只会拖老鼠的好猫，确实需要一种缘分。尽管我还没亲眼看到它逮住过老鼠，但只要它无比喜欢老鼠这类的美味，就足以放心，在来日，它定会为美味而战，为美味而大展宏图。人类虽然只能仰仗各类工具和药物不停地与鼠斗智斗勇，种种胜利对于快速繁衍、生生不息的鼠世界根本不足挂齿，最多也只能给人们带来局部或短暂的安宁。

从老祖宗到我们手里，鼠患为什么始终得不到消除？从十二生肖的构成和排序中，似乎已有某种暗示或答案。那些无法征服或消灭的事物，其实是一种存在。这种存在，肯定有它的必要。这种必要有的能解释，有的由于认知不到位还解释不了。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环境，就是不同存在的具体反映。人们除了不停地改善和优化周边的环境，其余的，只能去适应，去理解。相对的平衡，或许就是所谓的心安理得。

## 龚奇俊诗词近作选辑

汉宫春·壬寅早春

复遇东君，看村头陌陌，渐褪浓寒。柔红轻绿，次第探出篱垣。新醅嫩笋，趁羲阳、堆上春盘。还切盼，西园南亩，归来燕舞莺翻。

坐对江山依旧，有诗情几许，在些余闲。谁能袖观岁月，挽住行川？载桃桃李，且由他、秋秀何年。邀一片、从前月色，听吾抚弄清弦。

卜算子·虎年新春赠内

养一个孩儿，弄几盆花草。听雨听风意足耶，人在江南老。炉上起油盐，灯下添诗稿。流水浮云作故交，缩手成翁媪。

点绛唇

一片残黄，小城尽落黄昏雨。街灯正举，人在秋风旅。南北通衢，牵惹相思句。留不住，紫愁几许，车马匆匆去。

贺新郎·岁末寄师友，时寒潮将至

吾也书生耳。更难消、穷檐仄巷，白衣门第。寒砚为田耕耘久，换得通肠柴米。剩青识、油酸妙理。熟读三千今古史，未学成、覆雨翻云技。愁浩荡，路迢递。

一壶搔首堪堪醉。与君评、秦砖汉瓦，东唐宋屋。虽说人间奔波事，折损时光容易。愿不负、文章知己。萧瑟西风惊岁

晚，笑贫身、到此真无奇。拨剑起，月如洗。

破阵子·赠一个手机贴膜者

迷你一间店铺，逼逼千里乡音。整日手机常贴膜，满屋喧声亦驻心。客途岁月深。

时看风知云南北，笑谈市井萍沉。八载相如今别去，异地重开早顾临。莫教苦探寻。

辛丑除日偶成，次詹先生韵

我今忧道亦忧贫，薄有生资奉老亲。只愿灯如雪月，千年偏照读书人。

附：詹先生原玉

辛丑除日偶成寄微信群中诸友

老来知足不忧贫，雪里梅花意最亲。点检平生还自笑，原来只是墨唐人。

赠微云楼主人，次原韵

微云有素心，闹市亦丘林。春树催风锦，秋怀付越禽。诗书留月色，翰墨伴桐音。相见知何日，听君抱膝吟。

附：微云楼主人原玉

题即心草堂

草堂称即心，得性在山林。曲径融香草，疏窗响野禽。竹喧过僧语，松静听禅音。期日黄花记，举樽相对吟。